

驻村第一书记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之路

□记者 张猛 张志新 通讯员 任相中

在西华县这片热土上,从来不缺少感人至深的人物。比如,洪战辉、方凯等,他们虽然平凡,却彰显出令人无比震撼的力量。还有这样一位平凡人物,听闻他的爱心举动后,同样令人心潮澎湃。

他就是王俊男,一位毫不犹豫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出来的80后年轻人,一位在西华县黄桥乡孙堤村任驻村第一书记长达两年之久的基层干部。

2020年12月22日,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记者一行来到黄桥乡孙堤村委会见到了这位大爱之人。此时的王俊男已经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4个月,但从他的脸上依然能感觉到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虚弱感。

造血干细胞捐献虽然没有那么可怕,对健康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将捐献者的血液从一侧手臂抽出,经过仪器将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然后再将剩余的血液重新输送

回体内,这个过程形容像生了一场大病丝毫不为过。

守望相助手牵手,捐髓救人心连心。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无偿捐献给别人,这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感和伟大之处。

王俊男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之路就是如此。

早在王俊男读初中之际,他便亲眼目睹了外婆家的邻居中一位患白血病的10岁男孩,因没有找到与之配型成功的供体,早早失去了年幼的生命,令他十分痛惜,也在他心中埋下了爱的种子。

2005年秋天,王俊男正在西华一高读高三。有一天,他在县城广场上的献血车上献血,首次听说造血干细胞能够治病救人,当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自此,王俊男考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结婚生子,再到驻村扶贫,似乎把这件事忘了。

今年6月,在西华县红十字会工作的爱人告诉他,接到上面通知,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名字的人配型成

功,不知道是不是他。

很快接到通知,妻子说的王俊男就是他。

王俊男说,爱人知道是他后,心里有点犹豫,曾经问他捐不捐。“捐,骨髓配型成功的几率非常低,作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最明白,这是能救人一命的大事,必须捐。”王俊男面对妻子,没有半点犹豫便做了决定。

接下来就是各种身体检查。经过多次体检,身体条件完全符合捐赠要求。2020年8月20日,周口市、县两级干部群众为王俊男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可在王俊男出发之际,他的亲人还因为担心他,劝说他放弃捐献。

“我必须去,因为我的捐献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王俊男坚定地说。

就这样,王俊男来到了郑州肿瘤医院。

随后,他每天都需要注射一剂动员剂,目的是为了促使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活跃起来。“头两天还好,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到了第三

天,我就感觉到腰有点酸。”医务人员告诉王俊男,这是正常的反应。

经过5天的前期准备,王俊男终于躺在了造血干细胞采集床上,身旁的仪器设备采集着珍贵的“生命种子”。2020年8月25日上午,王俊男的血液顺利分离出199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这些“生命种子”将被很快移植到一位白血病患者身上。

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从此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血脉相连”。

由此,王俊男成为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中第五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周口驻村第一书记中第一例捐献者,西华县第四例捐献者。

“王俊男先生,感谢您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您的伟大善举将使血液病患者获得新生。”在河南红十字会为王俊男颁发的荣誉证书上,给了他最高的荣誉和肯定。

“生命不易,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行列,让那些在绝望中苦苦等待的白血病患者能够有希望活下去。”王俊男呼吁道。③5

(接上期)

我想用孩子来缓解她的伤痛,就问:“大儿子上的是一本学校吧?”

她摇头说:“是二本。这孩子读书肯下苦,穷人苦读书,富人读苦书。”她大梦初醒似地说:“对了!大儿子昨天给我报了个喜。”

我心头一喜,忙问:“有女朋友啦?”

她嘴角微翘说:“他当上班长了,公开竞选的,他的演讲很精彩,全班支持率数他高。”

吴艳朵蹲下身飞快地拾棉花,说:“那时候我正沮丧,地老板刚扣我十斤花,说我捡得不干净。儿子一个电话,给我一个惊喜,一个安慰。”

我说:“所以你就把河南当成了家,随便放开你也不跑了,是吗?”她用力点点头。

一根母亲线,脐带般温热,将母子紧紧缠绕,一圈又一圈。

李大义老板来送饭,我让他把我捎回去。到了八连土院,我跟老板娘请个假,说今晚住兵团,回去洗个澡,明天再过来。

坐上李大义老板的摩托车,回到了四场总部。我让他进屋喝茶,李大义说,他要给拾棉工去买药,明天早上来接我。骑上车就走了,柳树叶追着他的车轱辘,跑成一道黄烟。

一进后楼,见门前那两棵白蜡树的叶子全黄了,小院映得黄橙橙的。领导们吃

饭出来,正巧在楼道遇见了。

敬书记说:“老乡体验生活回来了?快去吃饭吧。”

我说:“在地里吃过了,回来休息一晚上。”

副场长说:“明天还去吗?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雪。”

我一听两眼雪亮,说:“啊,太好了。”

敬书记说:“啊,你还好吧,影响收花,我们都急坏了。”

美女厨师小王,一见我就说:“姐,你黑了,瘦了。”

我照照镜子对她说:“也老了。”

这里仍然没有地方洗澡,小王帮我提了一桶水,我用电水壶一壶一壶地烧,凑凑合合洗了个澡,把小屋弄得像个养鱼塘。人一清爽,满足劲又来了,一满足,困劲儿就来了。一个人躺在有暖气的小屋里,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在家里我从没有这般满足过。

一躺下就起不来了,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成了一滩水,思想还在田地里,收不回来。

晚上,催促自个儿爬起来,将身子拖到桌子前,就着小台灯,打开自带的小电脑,照着记录本上的采访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敲。

敬书记来敲门,他一脸认真地问:“你带回来坦克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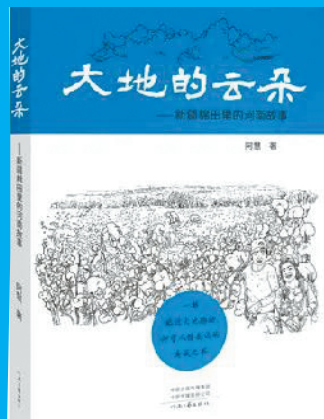
我一愣,说:“别说坦克,就是堂客,我也没有本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事带回来。”“堂客”是南方话,指女人,媳妇。

他用两个大拇指一挤,说:“我说的是这‘坦克’”。我“哦”了一声明白了,他指的是虱子。我仔细一想,也有可能啊,那大铺,那么多人,那……

想到这,我就瞬间浑身不自在,站起来去翻衣服。

敬书记笑着出去了,走到门口说:“给作家开个玩笑。”

这老乡真逗,虽然出生在新疆,但骨子里河南人的诙谐幽默没有减。

敬书记人已经离开多时了,我却安顿不下来,敲一个字,身子就不扭一下,一段文字打了老半天。

门外有人说话,高一声低一声,走廊里嗡嗡响。我醒来,见天还黑着,以为还是在做梦。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我开门一看,几个人正在敬书记屋汇报,说是昨晚死了一个拾花工。

一群人朝外走,我惊在了屋门口。

打电话给李大义老板,问他有没有时间来接我,临挂断时,才问:“咱河南老乡没事吧?”他说:“没事,都去地里拾花了。”

天阴沉沉的,没有太阳,看来真要下雪了。

小餐厅里,只有我和厨师小王两个人吃饭,领导们都去忙那拾花工的事情。听小王说,死亡女工是山西人,四十多岁,昨晚收工时,都称过棉花了,她晕晕腾腾地走,一头栽地上,抢救的

路上就去世了,死于心肌梗死。

一个来抓钱的人,把自个儿丢在了抓钱的路,她活蹦乱跳地来,走时却让人抱走了骨灰。

李大义来接我,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来拾棉花的老乡,一定要求他们去医院做严格体检,防止悲剧发生。

李大义说,各兵团不仅要求体检,还给每个拾棉工买了人身保险。

我走到一队的地头时,太阳突然出来了,满地亮堂堂。姐妹们忙着拾棉花,把昨日的劳累丢在了梦里。

我手拿相机喊:“姐妹们,停一停,照合影啦。”

“好哩!”有人答应着,却没人停下来。

我又喊:“老乡们,快来呀,少抓两把棉花啊,我是给大家告别的。”

这下他们都来了,边走边问:“老乡你去哪儿?回咱河南老家吗?”

新疆的大棉田,站满了我的河南老乡,他们笑嘻嘻地望着我,我的镜头拍下他们乐呵呵的影像。前面是摘过的褐色棉棵,后边是没摘过的雪白棉朵,拾花工用她们辛劳的双手,改变棉田的模样,也改变着她们的生活。

回到四场,打电话给总场小张科长,让她帮我查一下,哪个连队还有周籍拾棉工,她答应我下午回话。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